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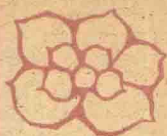


越 剧

江 姐

重庆市越剧团演出本

102/112·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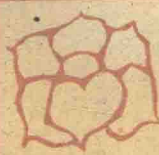
越 剧

江 姐

重庆市越剧团演出本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984



周 峰 装 幀

〔越 剧〕

江 姐

根据小说《红岩》及歌剧《江姐》改编
重庆市越剧团演出本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插页 1 字数 51,000

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196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9,000 册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统一书号 10077·1059 定价(八) 0.22 元

內 容 提 要

越剧《江姐》是根据小说《红岩》并参照歌剧《江姐》改编的。

江姐依照党的指示，离渝进入华蓥山，在华蓥山游击队会见双枪老太婆，展开游击战斗。后因甫志高叛变，江姐不幸被捕，在狱中受到了残酷的刑讯。但她在敌人面前，始终正气凛然，坚贞不屈。在她牺牲前夕，还领导狱中同志策划越狱，坚持斗争，表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精神。

*

越剧《江姐》原来编在一个丛刊中，并已印就；现在丛刊计划有所变动，此剧改为单行本出版。因系利用原印本重装的，故书中页码无法改正。谨向读者致歉。

江 姐

根据小说《红岩》及歌剧《江姐》改编

重庆市越剧团演出本

时 間 一九四八年冬——一九四九年冬。

地 点 第一、六、七场：重庆。

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场：华蓥山区。

人 物 江 姐 即江雪琴，中共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。

华媽媽 即双枪老太婆，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，党委委员。

华 为 中共党员，重庆大学学生。

孙明霞 中共党员，重庆大学学生。

汪大副 中共党员。

华子良 中共党员。

李青竹 中共党员。

小 宁 十四岁的中学生。

兰大爷 农民，华蓥山区基本群众。

胡春山 华蓥山游击纵队大队长，党委委员。

张洪元 华蓥山游击纵队分队长。

小 文 华蓥山游击纵队侦察员。

馮德順 壯丁，后参加华蓥山游击纵队。

游击队员們

张么孃 华蓥山区基本群众。

罗大嫂 华蓥山农民。

壯丁們

小販們

报 童。

徐鹏飞 伪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长。

魏吉伯 伪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行动组长。

甫志高 叛徒。

猫头鹰 渣滓洞集中营看守长。

特务数人

看守数人

伪营长

伪排长

押壯丁的伪军官和士兵

乡丁甲、乙

第 一 场

〔一九四八年冬。重庆千厮門水巷子盐碼頭。

〔一路高高的石梯蜿蜒而下，两侧乱石嵯峨，下面是嘉陵江，江边有茅棚，小摊……

〔另一面为石栏，栏外是陡峭的石岩，岩下嘉陵江水奔流而下……

〔浓雾茫茫，寒风刺骨，路灯昏暗，人声嘈杂……

(合唱)嘉陵江上夜雾冷,

凄凄风声和哭声,

内战频年灾祸重,

征粮派款拉壮丁,

多少妻儿竟饿死,

多少骨肉惨离分!

何时天开乌云散,

受苦穷人得翻身?

(在各种叫卖声中,幕徐徐升起。

[叫卖声:“炒米糖开水,藕粉啊面茶!盐茶煮鸡蛋!……”

“哎!买纸烟,瓜子,米花糖!……买冠生园酥皮面包,买合川桃片!……”“买檸檬精,止痛好!何济公,止痛好!……”

“买洋鋼針!絲綫針!”“买电影歌曲!买一张送一张……”

[各业小贩先后登场,碼頭上一片喧囂……

[幕側,几声吆喝:“散开!站一边去!”

[众小贩惊詫让路。几个兵押着一队身穿破烂軍装、用绳子串連着的壮丁上。馮德順在行列中停住,四下张望。另一个壮丁拉了他一把,他没动。一个伪軍官过来,对他当胸一拳,一声大吼:“走!”

[合唱复起,壮丁被押向河边。

小贩一 (对小贩二)唉!老百姓咋个活得下去啊!

小贩二 (淡淡地)少說話,多发財!

小贩一 怕什么?你没听见?昨天学生大游行說的嗎:“反动派,是祸害,早晚一定要垮台!”

小贩四 难怪,送壮丁都不敢走大街,从这黑巷子钻出来啦!(又突然高声叫起来)哎!买何济公,止痛好!檸檬精,止痛好!

小贩一 (也向巷內望了一眼,叫卖)买紙烟,瓜子,炒米糖!……

[魏吉伯上,特务甲、乙尾隨其后。

魏吉伯 (左右张望,对小贩一)有什么好烟嗎?

小贩一 沒好的。只有强盜牌。买一包不?

魏吉伯 去你媽的! (走开)

小贩一 你凶什么? .

小贩四 (拉他衣服,低声)你惹他作什么? 走! (拉小贩一下)

魏吉伯 (对特务甲、乙)今天就在这里执行任务。

特务甲 組长,那边开涪陵、万县的船,船大客多,更要紧哪!

魏吉伯 你們不懂呀!

(唱)沿江而上是合川,

合川上面华鑒山。

华鑒山不少土共在作乱,

組織起老百姓抗丁抗粮又抗捐。

重庆市工潮学潮联一片,

搅紅了西南半边天。

美国顧問說:“这是我們的心腹患,

臥榻旁岂容他人来酣眠!”

无论何人把船上,

检查行李都要严。

倘若放过共产党,

“家规”严厉不姑宽!

所以,今天才調你們来增强这里的警戒。你們先在岸上查看,准备和第二、第三小組一起执行任务。

特务^甲_乙 是。

[汪大副上。特务甲、乙注視。

魏吉伯 哈囉,汪大副!

汪大副 哈哈,魏組长!

魏吉伯 昨晚上回家住啦?

汪大副 在外奔走了几个月,回去收拾点行李。(向魏吉伯递紙烟,一面寻找)喂!

魏吉伯 怎么啦？

汪大副 我那亲戚还没有把行李给我送来，这个人真是！我得看看去。哦！魏组长，这几回给你带的那点货，怕不满意吧？

魏吉伯 哪里，哪里。你太费心啦！

汪大副 小事。回头上船吃点心。（往河边走去）

魏吉伯 （对特务）你们还没去？（与特务甲、乙分头下）

〔小贩叫卖过场。

〔江姐衣着华贵，从容地从石梯上走下。

江 姐 （唱）已是东方欲曙天，

雄师南下指日间。

通宵振奋未合眼，

迎着黎明到江边。

嘉陵江水波光闪，

快引我，奔向那新的陆地华蓥山！

〔孙明霞从石梯上走来。几个小贩迎上去。

小贩们 小姐，买点什么？有米花糖，有面包……

〔孙明霞摇摇头，小贩们下。

江 姐 明霞，昨天大游行，把你累够了，为什么不多睡一阵？

孙明霞 江姐，我……

（唱）我昨晚一夜未合眼，

江 姐 （一笑）你也没合眼，为什么呢？

孙明霞 （唱）就因为分别只在顷刻间。

既然是农村工作更重要，

我愿跟随你上山。

江姐，我定要跟你们一起上山去！

江 姐 （取下围巾给她围上）不要受冷了！山上需要人，学校里也需要人嘛。

孙明霞 江姐……

江 姐 昨天我们全市学生大游行，不是干得很起劲吗？想想，那

力量有多大！各路学生从沙坪坝来，从江北、南岸来，成千上万，汇集在一起，把那西南长官公署都给闹翻了！明霞，记住，这也是一条战线啊！

孙明霞 战线？

江 姐 是呀。毛主席说：“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，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。”明霞，这句话你要牢牢牢记哟！

孙明霞 （恍然大悟）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江姐！

江 姐 我们这一去，正是要加强两条战线的配合作用，任务虽然不同，可是打击的目标是一致的。

孙明霞 我懂了。江姐，你们在山上，要多保重啊！

江 姐 还有，我们从前线和后方这两条战线上把敌人紧紧地包围住，狠狠地打，胜利将会很快地到来；而敌人呢，也将会更加疯狂地对付我们。斗争的任务更艰巨，斗争环境也更复杂。你要好好地听李敬原大哥的话，不要只顾横冲直闯啊！

孙明霞 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。

江 姐 华为和我一起上山，学校的工作，就按照我们说的那样安排。李大哥他今天就要来找你的。你沿着这条路去找华为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和他谈谈。

孙明霞 是。

江 姐 小心些啊，这里是码头！

孙明霞 知道啦！

（孙明霞沿着石级走去，几声汽笛长鸣。）

江 姐 （唱）大雾茫茫，笼罩寒江面，

汽笛声声，催我快登船。

山城啊！临别让我仔细看，

大江南北，万家灯火，

恰似繁星洒江边。

革命的同志好伙伴，

一个一个在眼前：

老許呀！你正在钻研着打击敌人的战斗方案，

成崗呀！为了《挺进报》你又是苦战通宵不睡眠！

說一声珍重道一声再见，

切莫为我把心耽。

任它滩多浪又险，

我定能把党的指示送上华鑒山！

虽然路隔数百里，

两地作战肩并肩。

两地烽火連一片，

打乱敌人棋一盘。

配合大軍快南下，

胜利会师在眼前！

〔卖报声由远而近：“买报，买报！看共軍挺进张家口，北平、天津告急！”报童上。〕

〔汪大副上。〕

报童 买报！看共軍挺进张家口，北平、天津告急！看大学教授請愿的消息！看全市学生大游行的消息！

汪大副 （买了份报纸，见报童下后，对江姐）今天好大的雾啊！

江姐 （对联络口号）太阳会出来的！（低声）能开船嗎？

汪大副 能呀！是江姐！（握手，然后低声）由于昨天学生大游行，特务卡得很紧。但是出去的船还是准开航的，准出不准进。你准备好了，一会再来接你。（看报下）

〔甫志高扛口沉重的皮箱上。一路东张西望……〕

江姐 老甫！

甫志高 江姐，没迟到吧？（神秘地）小余昨天半夜才把东西送来。五支手枪，二百发子弹，一百份《挺进报》，上边有市委对农村形势的分析；証件放在最上面。江姐，你看看办得怎

么样？（递过钥匙）

江 姐 你怎么亲自动手呢？

甫志高 （指箱子）这并不太重，艰苦点是应该的嘛！再说，自己扛也更安全些。

江 姐 老甫啊！你怎么疏忽啦？看看，象你这样身份的人，有自己扛行李的吗？

甫志高 这……这倒真没想到。哎，枉自是老地下工作者了！江姐，要分别了，你还有什么指示吗？

江 姐 你今天怎么这样客气呀，老甫？

甫志高 你领导我这么些年了，平时没少帮助我，今天……（感慨万端）真是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啊！

江 姐 你真是多愁善感。我倒想听听你对工作的意见。

甫志高 我？哎！……

（唱）叫我银行当主任，

笑在脸上苦在心！

江 姐 怎么，你不想干现在的工作啦？

甫志高 不。

（唱）经济工作虽重要，

又何必叫我来担承？

轧头寸，跑市场，总觉得不大够劲，

怎能比轰轰烈烈立功勋。

眼看全国快解放，

我拿啥成绩来迎接解放军！

江 姐 老甫啊！

（唱）干工作应该服从党需要，

遵指示不能丝毫有动摇。

虽说是大局已定天将晓，

敌人在垂死挣扎磨屠刀。

还会有一场疾雨大风暴，

千万要防止麻痹疏忽戒躁戒骄！

老甫，经济工作是党的重要部门，一定要遵照党的指示，不可随意冲动，搞乱枪法啊！

甫志高 谢谢你的帮助，江姐。

江 姐 有问题有困难多向老许请示。

〔汪大副扛口箱子——与甫志高扛的一样——和特务甲边谈边上。

汪大副 老兄，没时间了，快上船吃点东西。

特务甲 你又何必……噢！有人！看看去。

〔特务甲打量江姐、甫志高，汪大副把箱子放在甫志高的箱子旁边。

特务甲 （对甫志高）老兄，赶船吗？

甫志高 （指胸前的証章）我是大川银行会计主任，来送陈经理的大小姐。

特务甲 送她？（打量江姐）

汪大副 （趁势提起了甫志高送来的箱子，对江姐）雾快散了，到这边碼頭上去吧，准备检查行李上船啦！（拉特务甲）走吧，兄台。（一齐下）

甫志高 祝贺你去和老彭同志并肩作战，不断地取得胜利。

江 姐 （笑）那里山区辽阔，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哩！谢谢你来送我，累了吧，早点回去休息。

甫志高 不，我一定要看到轮船启航。

〔孙明霞与华为同上。

孙明霞 江姐，雾在散了，船要开了。

华 为 船上那么多宪兵，检查得很严。

甫志高 江姐，我看今天不要走了吧！

〔猛然几声枪响，人声嘈杂，众人一惊。少顷，一小贩飞跑过来。

华 为 出了什么事啦？

小 販 壯丁跑了！开枪打，沒打中，真吓死人哪！（跑下）

〔台右，有特务吼声：“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”〕

〔左面，矮石栏外，馮德順攀住石栏，吃力地向上翻越。华为飞步过去，接他过来。馮德順看了他們一眼，惶惶中要向右跑。〕

江 姐 （急挡住地）不行！（指着石梯下面的方向）快朝这面跑！

馮德順 （感激地望了望江姐）好！（沿着石梯下面，飞跑下）

甫志高 （摇了摇头）惊险！惊险！江姐，赶快走吧！

〔一伪軍官提枪率士兵上。〕

伪軍官 （向甫志高）喂，看见沒有？刚才有个壮丁，朝哪边跑啦？

甫志高 这……

江 姐 （急接上，指石栏）朝那里跳下去啦！

伪軍官 （对士兵）追！（朝着与馮德順相反的方向急下）

江 姐 华为，我們走吧！

〔魏吉伯率特务甲、乙上，拦住。〕

魏吉伯 上船要經過检查。这箱子是誰的？

甫志高 （挺身而出，指証章）我是大川銀行會計主任，这箱子是我們經理的小姐的。（递名片）

魏吉伯 （仔細看了看証件）对不起，小姐。不过，上峰规定，無論是誰，都得检查。

甫志高 老兄，这口箱子算我們經理和兄弟来招待，請留个面子。

魏吉伯 不行！这是公事！

甫志高 ……这……老兄你又何必……

江 姐 不必了！（摸出钥匙）既然要看，就打开給他看看吧。

甫志高 （迟疑）大小姐！

江 姐 开吧！

〔甫志高接过钥匙，略一迟疑，手抖了几下，几次都沒打开。〕

江 姐 （对华为）你去开吧。

华 为 （接过钥匙，一下打开）請看吧。

魏吉伯 (仔細检查,沒发现什么)对不起,对不起……大小姐,您請原諒。

江 姐 哼!

〔魏吉伯率特务下。

甫志高 (一面擦汗)江姐,这是……?

江 姐 鎮靜点!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?

甫志高 哦!

江 姐 再见了,回去替我問候老許。

〔江姐、华为提箱子下。孙明霞追去。

〔汽笛长鳴,甫志高凭栏揮手。

(合唱)嘉陵江水声声震,

声声壯歌送行人,

送別英雄上前綫,

送別江姐上華鎣。

从此后,華鎣山头接重慶,

兩地烽火照天明,

〔合唱开始后,甫志高轉身、思索、抽烟,似有无限苦悶。

〔孙明霞从河边回来,还想看看江姐,把甫志高再次拉到石栏边,揮手。

(合唱)愿江姐平平安安到華鎣!

〔二幕閉。逃跑的那个壯丁——馮德順匆匆上。

馮德順 (边走边向后望)

(唱)反动派打內战我們倒运,

租押高捐稅重又被拉丁。

眼見得押上輪船离重慶,

拚一死跳入江中求生存。

好容易九死一生撿条命,

苦的是不敢回家見亲人。

曾听說華鎣山是翻身岭,

哪顾得忍饥受冻要奔华蓼。(大步下)

——幕急落

第 二 场

〔合唱中幕徐徐启。华蓼山下某县城外三岔路口，路旁一茅屋，门正关着。细雨薄雾，远山隐隐。〕

(合唱)青青山峰雁字排，

隐隐约约见北岩，

华蓼巍峨放光彩，

为有英雄驻北岩！

〔江姐农妇打扮，持雨伞上。〕

江 姐 (唱)华蓼山放光彩，

为有英雄驻北岩，

司令员，她定是越老越豪迈，

有勇有谋会安排。

战士们，定是枪刀早磨快，

似猛虎冲出山林来。

老彭他，定在把革命道理传，

革命火种点起来。

越看华蓼心越爱，

恨不得乘风飞北岩。

〔华为的山歌声由远而近，江姐回首望着山下来路，华为背行李上。〕

华 为 (唱)太阳出来照北岩，

北岩顶上把路开，

开条大路上宝顶，

不受穷来不受灾。

江 姐 兄弟，歇会儿吧！

华 为 好的。（放下行李，向山下张望）

江 姐 这一带你很熟吗？

华 为 当然啦！你来看，从双河场到永兴场，上天池，翻北岩，上山就不远啦！我恨不得一步就走到。

江 姐 你想媽媽啦？

华 为 当然啦！不过，我还想那会打神枪的张洪元，会爬大树的胡春山，还想那没见过面的姐夫！

江 姐 你又在调皮。

华 为 你不想他，还不准我想呀？江姐，听说姐夫是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叫什么名字？有多大年纪？你给我讲讲好不好？

江 姐 有什么好讲的？呃！讲讲你媽媽怎么样？

华 为 我媽媽呀？好，你听着。

（唱）十几年前华釜山，
革命烈火早烧燃，
我爸爸，扛起红旗闹革命，
我媽媽，紧紧跟随在后边。
不幸叛徒来出卖，
爸爸被捕关进监。

江 姐 那你媽媽呢？

华 为 我媽媽把眼泪一擦，她说：“没什么，孤儿寡妇也要革命！”

江 姐 真说得真好！

华 为 （唱）媽媽再把红旗举，
稳稳扎在华釜山。
她痛打土豪和恶霸，
攻过县城杀过官。
勤学射击苦练，
双枪齐发威名传。